

大
人
文
典

朱光潜谈美

朱光潜◎著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趣干枯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能处处领略到趣味的人决不至于岑寂，也决不至于烦闷。领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由于天资，一半也由于修养。大约静中比较容易见出趣味。物理上有一条定律说：两物不能同时并存于同一空间。这个定律在心理方面也可以说得通。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大半因为心地太忙，不空所以不灵。我所谓“静”，便是指心界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物界永远不沉寂的。你的心境愈空灵，你愈不觉得物界沉寂，或者我还可以进一步说，你的心境愈空灵，你也愈不觉得物界喧嚷。所以习静并不必定要逃空谷，也不必定学佛家静坐参禅。静与闲也不同。许多闲人不必都能领略静中趣味，而能领略静中趣味的人，也不必定要闲。在百忙中，在尘市喧嚷中，你偶然丢开一切，悠然遐想，你心中便蓦然似有一道灵光闪烁，无穷妙悟便源源而来。这就是忙中静趣。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大
人
文
经
典

朱光潜谈美

朱光潜◎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光潜谈美 / 朱光潜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6
(大人文经典)
ISBN 978-7-5354-7992-1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美学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5885号

责任编辑: 曾莉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2.25 插页: 4页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28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CENTENS

- 001 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 朱立元
- 009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 011 序 / 夏丏尊
- 014 一 谈 读 书
- 020 二 谈 动
- 023 三 谈 静
- 027 四 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
- 032 五 谈十字街头
- 036 六 谈多元宇宙
- 041 七 谈升学与选课
- 046 八 谈 作 文
- 050 九 谈 情 与 理
- 058 十 谈 摆 脱
- 062 十一 谈在卢佛尔宫所得的一个感想
- 067 十二 谈人生与我
- 072 附录一 无言之美
- 083 附录二 悼夏孟刚
- 087 代跋 “再说一句话”

089	谈美
091	序 / 朱自清
094	开场话
097	一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103	二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110	三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116	四 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
121	五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127	六 “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
134	七 “情人眼底出西施”
140	八 “依样画葫芦”
147	九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153	十 空中楼阁
159	十一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165	十二 “从心所欲,不逾矩”
171	十三 “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
177	十四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183	十五 “慢慢走,欣赏啊!”

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朱立元

在朱光潜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欣闻他早年撰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即将重印，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现代美学的泰斗和主要奠基者、开创者之一，也是本世纪以来我国为数不多的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之一。他一生著译等身，为中国美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正如他的后任中华美学学会第二任会长王朝闻先生所说，朱先生对中国美学事业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

朱先生自1925年起出国留学八年。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十部著译。《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其中的第一部。他到英国不久，就开始为开明书店的刊物《一般》（面向中学生和一般青年）撰稿。他以书信方式，结合文艺、美学、哲学、道德、政治等，给青年谈论修养，指点迷津，深受青年欢迎。到1929年，这一组十二封信就结集出版。由于所谈问题十分贴近当时国内学生、青年探寻人生道路时的

种种迷茫、彷徨、苦闷心情，因而此书一版再版，成为畅销书。由此，朱先生亦“和广大青年建立了友好关系”（《作者自传》），他以后写书撰文，常常想到青年读者，考虑到他们的需要。《谈美》便是三年之后的1932年，再以书信形式为青年所写的一本美学入门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前一部书的续篇或姐妹篇。前一部虽论及文艺美学，但主要谈人生修养；后一部主要谈艺术和美，却着眼于美化人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对我来说，这两部小书并不陌生。记得初读它们是在1979年我在复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蒋孔阳教授当时除了要求我们多读西方哲学、美学原著外，也要求读些朱光潜、宗白华等先生的著作，他特别指定了要读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在读完《文艺心理学》一书后，我曾写过一篇近万字的读书心得，作为学期末的作业交给蒋先生。就在查找《文艺心理学》的同时，我也发现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这两本小书。现在回想起来，读这两本小书几乎是一气呵成的。因为第一，自己当时虽然年过三十，但毕竟还属青年范畴，这类书很合“胃口”；第二，对之爱不释手，一开读就放不下了，读了一封还想读下一封，好像读侦探小说似的，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非得一下子读完不可；第三，此二书文笔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美学理论说得既明白晓畅，又十分透彻。当时，在我印象中，此二书虽为理论修养书，却极富艺术魅力，比“文革”时期的许多所谓“文艺作品”更具审美吸引力。当然，也不必讳言，当时的我，思想中“文革”留下的极“左”余毒尚未完全肃清，“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未完全松弛，所以，对此二书特别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有些观点还带着“批判的眼光”而有所警惕，譬如对其谈社会运动（第四封信）时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骑墙态度颇为反感，认为其貌似中立而实质右倾；又如对

他一再推崇陶渊明式的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静无为的理想境界也不以为然,认为他恰如鲁迅所批评的忘了陶潜还有“金刚怒目式”的另一面……当然,这些具体想法现在看来也不见得都不对,但我当时全面认识和评价朱先生的学术思想却带来某些负面影响,特别是从总体上认为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他的书虽然很有吸引力,但许多观点是错误的。

以上是我初次阅读朱先生二书的一些感受。最近有机会重读二书,虽然并不陌生,却备感新鲜,大约是思想观点与学术心境与当初大不一样的缘故吧。

首先,我最为赏识和佩服的是朱先生在此二书中,能以亲切、平等的对话方式,以对青年学生的理解、同情和将心比心的态度,与读者谈文说艺,纵论人生。这种方式是最易于为读者接受的。在这些信中,朱先生以交心的态度与青年谈心,遂能深入读者的肺腑。如“谈升学与选课”(第七封信),朱先生就现身说法,谈自己当初读高师选国文科的经历,说明应以合个人兴趣、“胃口”为准;“谈摆脱”(第十封信),朱先生举了“禾”、“禹”等自己的朋友的事例,也使人感到十分亲近;“谈人生与我”,全信以“我”自己摆在前台与后台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来展开论述,使读者能直接洞察作者的心灵,与之交流、沟通。朱先生这种与读者平等对话、娓娓谈心、拉家常式的写作态度,是值得学习的,至今仍不失其价值。我以为这里可贵的并非写信谈天这种写作形式,而是朱先生视青年学子为朋友、与他们平等相待、同他们促膝谈心的这种尊重人的态度,是对读者大众理解、爱护、以诚相待、洞开心扉的赤子之心。朱先生写此二书至今已六七十年,时代早已大变,但朱先生这种精神远未过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文化也正在发生深刻转型,青年中间出现了种种信仰、信念、理想、

人生道德、审美等观念上的危机与迷惘，十分需要“过来人”与之交流、探讨。同时，社会人际关系的隔膜却有所加深，许多人的心灵被遮蔽起来了。因此，要赢得青年们的心，首先需要理解他们。这正是近些年来“理解万岁”成为广大青年喜欢的旗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我们目前理解、贴近青年心坎的、打动他们灵魂的读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在理解青年基础上与他们娓娓谈心、促膝对话、交流沟通的书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所以我竭力推崇朱先生这种与青年将心比心、平等对话的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在今天比旧时代更为需要，更值得提倡。

其次，朱先生这两本书写得极富情趣，因而有巨大吸引力，不仅授人知识，给人启迪，还使你获得美的享受。众所周知，人生在世，除了工作与物质的享受外，还需要有情趣，有精神上的慰藉与享受，否则，生活就太枯燥、单调、寂寞了。中国文人历来就很讲情趣。中国古代审美中“趣”是很重要的一个范畴，无论诗、书、画、乐都讲究趣味，并由“趣”生出旨趣、情趣、意趣、风趣、兴趣等一系从属范畴。如王夫之就提倡诗应“亦理亦情亦趣”（《古诗评选》卷五）。朱先生虽出洋多年，喝了许多洋墨水，在美学思想中亦受到从黑格尔到克罗齐许多大家的影响，但其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文人学者，他在两书中一再提到人生要有情趣，艺术要有情趣。在《谈美》一书最后一篇“慢慢走，欣赏啊！”中，朱先生强调“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朱先生不仅主张人生的情趣化，而且这两本书也确实写得很情趣化、艺术化。“情趣化”首先要有“情”，只有“理”没有“情”难以打动人心，不经过“情”洗礼的纯“理”是干巴巴的、抽象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主要是谈人生修养的，更重哲理，但朱先生所谈的哲理是经过

“情”熔炼而派生的，是含情之理，用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见思想这件东西与其说是由脑里来的，还不如说是由心里来的，”而“心与其说是运思的不如说是生情的”，他这十二封信所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的，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当我们读这些信时，不仅为其所讲之理所折服，更为其字里行间流淌洋溢的情感所打动，反过来又更信服这含情之理。

“情趣化”还要有“趣”。“趣”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非一两句话讲得清楚。在我看来，讲理论、讲道理，而要使人感到有趣味，至少有三点要做到：一是要结合实际事例来解释，使抽象的道理容易理解且不乏味；二是要生动、形象、活泼，有点艺术化的处理，使人读来不但不感枯燥，反而感到新鲜有味；三是行文要深入浅出，把深奥的道理用平实浅易的话表述得一清二楚，语言要流畅优美，使人读之如口渴饮甘泉，舒畅无比。朱先生这两本书在这几方面做得极好，堪称典范。那些谈论人生修养的哲理和探求美和艺术奥秘的学理，本来都是十分艰深的，但到了朱先生笔下，却一下子变得生动活泼、新鲜有趣起来。譬如“谈静”一信，是谈人生境界的。他所谓“静”，是指“心界的空灵”，有了心境的空灵，才能领略静中之趣。朱先生讲此理时，先引了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一诗来说明，后又引陶渊明、嵇康几首诗解“静趣”之奥秘，读后使人不但在道理上懂得了人生动、静两者不可缺一，更领略感悟到“静”之趣味。以看松树的不同眼光、态度来说明实用、科学与审美的本质区别，是朱先生论美的著名实例。这个例子举得那么贴切，那么有力，那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朱先生的美学主张，所以不但在美学界，而且在广大青

年中也传播极广。比起当时和当今的许多美学家来，能把深奥的美学道理讲得如此简明、生动，使人感到趣味无穷的，除朱先生外，少有人能及得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朱先生的国文功底深厚，所写文字极漂亮，于平易朴实中见优美，在行云流水中闻韵律，虽是散文，却有浓郁诗意。《谈美》中不少篇章均有此特点。故读之如同欣赏艺术精品，不时获得美的享受，且感余味无穷。这些，大约是此二书“趣”之所在。

再次，朱先生这两本书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艺术的人生化或人生的艺术化，这恐怕也是朱先生前期美学思想的一个根本追求和深层基础吧。《谈美》一书谈到了审美态度、审美距离、美感、欣赏、艺术与游戏、艺术创造等十几个话题，但全书归结为“人生的艺术化”这一根本命题。朱先生明确提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离开艺术便也无所谓人生”；每个人“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在他看来，“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追求人生的艺术化、审美化，并非朱先生的发明，他直接受到德国19世纪后期大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明确说道：“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又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这显然是人生艺术化、审美化的较早的宣言。不过，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悲剧是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结合的产物，但最根本的则是酒神精神。朱先生虽接受了尼采的人生艺术化的思想，却更看重日神精神。因为酒神精神象征激情的放纵、亢奋；而日神精神则藉梦和幻觉象征美的外观，相对比较平和、节制、超脱。朱先生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重点，在于强调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态度，当然，这种超脱并非对“整个人生”

的超脱,更非消极地逃避现实。在此,朱先生严格区分了“实际人生”与“整个人生”。他认为,这种对“实际人生”的审美的超脱恰恰为积极投入“整个人生”打好了基础。这从他对人生艺术化的具体解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他讲艺术的完整性体现在生活中即是“人格”,认为“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并举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的例子,说这“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认为“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又如他认为“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而世间有两种人(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最不本色,“‘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掩盖本色”,因此他们的生活也最不艺术,说明他对俗人与伪君子的生活是苟且的、否定的。所以,他主张的对“实际人生”的审美超脱与艺术化,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为消极地逃避人生与现实。实际上,从朱先生这两部书整体来看,他实际上是很关心民族、国家的现实的,特别关心青年在现实中的人生选择、思考与修养。这说明他主张的审美超脱并非真正要人们消极地超脱现实、逃避人生,相反,他希望给现实人生增添美好的色彩,因此,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向上的。这一点不应有所误解。

至于朱光潜先生的具体美学观点,如美是孤立绝缘的形象,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以及一系列有关艺术创造与欣赏的观点,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他的书写得清楚明白、雄辩有力,读者可自己阅读。对他美学观点的是非评价,这里也无法多说。我只想指出一点,这些观点是他吸收了西方许多大美学家的思想观点,又结合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进行的富有独创性的理论创造,而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的。譬如,他对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艺术观共通弊病的剖析,是独辟蹊径而切中肯綮的;又

如他关于艺术与游戏之异同的辨析虽源于西方，却抓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一点，可谓独具慧眼，有中国特色；再如他关于艺术欣赏也是创造，诗的生命不仅在作者、也要读者帮忙的观点，已具备七十年代西方流行的接受美学的基本思想；如此等等，都体现出朱先生美学思想的独创性。正是凭着这种兼容中西，勇于创造的精神，才使朱光潜先生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序

夏丏尊

这十二封信是朱孟实先生从海外寄来分期在我们同人杂志《一般》上登载过的。《一般》的目的，原思以一般人为对象，从实际生活出发来介绍些学术思想。数年以来，同人都曾依了这目标分头努力。可是如今看来，最好的收获第一要算这十二封信。

这十二封信以有中学程度的青年为对象。并未曾指定某一受信人的姓名，只要是中学程度的青年，就谁都是受信人，谁都应该一读这十二封信。这十二封信，实是作者远从海外送给国内青年的很好的礼物。作者曾在国内担任中等教师有年，他那笃热的情感，温文的态度，丰富的学殖，无一不使和他接近的青年感服。他的赴欧洲，目的也就在谋中等教育的改进。作者实是一个终身愿与青年为友的志士。信中首称“朋友”，末署“你的朋友”，在深知作者的性行的我看来，这称呼是笼有真实的感情的，决不只是通常的习用套语。

各信以青年们所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事项为话题，作者虽

随了各话题抒述其意见，统观全体，却似乎也有一贯的出发点可寻。就是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功夫，要顾到自己，勿随了世俗图近利。作者用了这态度谈读书，谈作文，谈社会运动，谈爱恋，谈升学选科等等。无论在哪一封信上，字里行间，都可看出这忠告来。其中如在《谈在卢佛尔宫所得的一个感想》一信里，作者且郑重地把这态度特别标出了说：“假如我的十二封信对于现代青年能发生毫末的影响，我尤其虔心默祝这封信所宣传的超‘效率’的估定价值的标准能印入个个读者的心孔里去；因为我所知道的学生们，学者们和革命家们都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太类似美国旅行家看《蒙娜·丽莎》了。”

“超效率！”这话在急功近利的世人看来，也许要惊为太高蹈的论调了。但一味亟于效率，结果就会流于浅薄粗疏，无可救药。中国人在全世界是被推为最重实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怀一个极近视的目标：娶妻是为了生子，养儿是为了防老，行善是为了福报，读书是为了做官，不称入基督教的为基督教信者而称为“吃基督教”的，不称投身国事的军士为军人而称为“吃粮”的，流弊所致，在中国，什么都只是吃饭的工具，什么都实用，因之，就什么都浅薄。试就学校教育的现状看罢：坏的呢，教师目的但在地位、薪水，学生目的但在文凭资格；较好的呢，教师想把学生嵌入某种预定的铸型去，学生想怎样揣摩世尚毕业后去问世谋事。在真正的教育面前，总之都免不掉浅薄粗疏。效率原是要顾的，但只顾效率，究竟是蠢事。青年为国家社会的生力军，如果不从根本上培养能力，凡事近视，贪浮浅的近利，一味袭蹈时下陋习，结果纵不至于“一蟹不如一蟹”，亦只是一蟹仍如一蟹而已。国家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可说。

“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作者对于现代青年的毛病，曾这样慨乎言之。征之现状，不禁同感。作者去